

西鄉隆盛傳

著 禾 家



光夏書店出版

教員
專

西 鄉 隆 盛 傳

家 禾 著

光 夏 書 店 出 版

一 九 三 六 年 六 月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月初版

定價國幣九角

西鄉隆盛傳

著作者 家 禾

出版者 上海博物院路一二八號

光夏書店
五樓五二八號

發行者 張魯孚

經售處 生活書店
黎明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L. Chingone
1883,

自序

歐羅巴商業資本發展的結果，在遠東造成了一個反常的局面。三島之大的日本，變爲世界列強之一，而素稱雄於國外的中國，却夷爲半殖民地。一直到現在止，中國研究歷史的人，還沒有一部著作說明過牠。

使日本披荆斬棘地走上強國的路途，應歸功於『明治維新』一個歷史的事變，絕不是偶然的。有牠的原因，也有牠的結果。與日本約近百年算不清外交上糊塗賬的中國，雖有許多負笈東瀛的人，也沒有一部用歷史眼光分析過牠的著作。

『明治維新』的結果，是久困在封建制度中的商業資本，逐漸地蛻變爲工業資本。經過西南的戰爭，封建勢力被最後的一戰，掃除殆盡，雖有殘餘，却追隨潮流之後，從事改變。經過中日和日俄的戰爭，日本資本主義如雨後春筍地怒長起來，再逢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的灌溉，自然開成一朵美麗的帝國主義之花。於是，中國的問題，或爲日本外交大臣室中的

議程之一。

『九一八』的怒吼，驚醒了中華民國的人，大家都知道，要趕上前去，認識站在我們面前的日本。如是，討論和介紹日本的書籍刊物甚至論文，從數量上說來，是『空前』的了。

這樣，數十年如一日地研究中國問題的日本，也讓中國人來檢視了。

可是，沒有系統的著作，不能夠使整個日本的面目，顯露出來。日本國家的姿態，站在中國人的立場，却不和富士山一樣地，逐時更易以沈醉於『易姓革命』歷史中的我們，去分析牠，解剖牠，比『萬世一系』的日本帝國的臣民，要便利得多。

因此，用歷史的眼光，說明日本人歷史的歷史，如果『同種同文』這句話，沒有含蓄着政治上的氣味；那麼，日本人的歷史，應該要讓或許命運已抓在他們手中之中國人來寫。

一九三四年，櫻花怒放的時候，我便抱着上述的決心對於日本之史的暴露，我將陸續地用『近世日本史』的名稱，呈映於熱心認識日本的大衆之前。

這部著作，分爲三編。第一編（江戶幕府編）是解決『明治維新』之謎。那裏由德川

家康提三尺劍，取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起，說到『王政復古』止。連帶地，把近年來已成為中國思想界之謎的封建問題——如果日本封建制度，在世界史中，確取特殊形式的話——與以科學的說明，牠正在抄繕中，大概本書和讀者見面時候，已可付印了。

接續的是明治天皇，以『東方大彼得』的雄姿，登身於東亞的舞臺。經過中日和日俄兩度的戰爭，日本有產者，取得連豐臣秀吉本身都沒有幻想過的利益，使所謂『日章旗』者，飄揚於遠東之上。表面上，有許多英雄豪傑在活動著，而幕後嬉笑的人則為三井和岩崎兩家。如是這兩家人，在『東方大彼得』一生中，聯合住友古河們，指揮山縣有朋、伊藤博文和西園寺公望來創造明治時代的政治史。

這些事實，和板垣退助的民權運動，我把牠收容在第二篇（明治編）中。

當袁世凱就任大總統的時候，大正天皇即位了一九一四年的歐戰，使日本資本主義迅速地跨上『牠的最後階段』。這裏三井的原敬，高橋是清，和岩崎的大隈重信們，是政治舞臺中的人物到北伐軍佔領九江時候，日本人所稱之『今上天皇』（昭和）登極。雖然

若槻禮次郎、田中義一、濱口雄幸、犬養毅、齊藤實和岡田啓介佔據中樞，而日本的政治，於『政黨』和『財閥』之外，又參加『軍部』的因素，愈遠的歷史，愈易於分析；近在眼前的，由於沒有一個歷史家能離開階級的立場，所以多少有了歪曲，尤其是，目前的環境，使中華民國的人，對於日本近十年來的歷史，也不能不和當地與以『禮讓』，所以，我的第三編（大正昭和編）能否呱呱墮地，連著替自己亦無預知之明。

可是，站在中華民國人民的立場，主要的還是目前的事變。對於事變的前因和後果，對於推動事變的人物，以及其他等等，早成了兩三年來急於認識日本的人的要求。基於這個原由，我把政治上與『政黨』有關聯的西園寺公望，與以單編的刊行。使我們的讀者，或許由之而知正成為日本言論界對象的『元老重臣』的本來面目是什麼。爲着政治家不能離開階級，大人物沒有『可使鬼推磨』的東西，連步履也感困難；所以，指揮『政黨』的『財閥』，更成為熱心認識日本的人所急知關於『財閥』的論述，我用豐富的材料，以『日本財閥史論』之名，呈求牠的讀者的鞭策。

這樣剩下來的，只有『軍部』了。牠的真正定義，連日本人自己還沒有弄清。論理，應指着表面上以『發展皇國』爲己務的現役海陸軍人所務服的最高級機關，如海陸軍兩省等。『軍部』的名詞，儘管使人有『聞虎色變』似感覺，而牠的內容，在資本主義已到最後階段今日的日本裏，決不是一個超階級的範疇。如果『政黨領袖，沒有不和財閥發生密切聯繫』這句話，是對的，那麼，所謂皇軍的領袖如荒木貞夫、男爵大將『閣下』之於池田成彬；宇垣成一大將之於關西財閥，前陸相林銑十郎大將之於富山縣的親翁中田清兵衛和石川縣財閥，阿部信行大將之於三菱和住友，石原廣一郎之助田中國重大將的明倫會和松井石根大將的大亞細亞協會，以及其他等等說出來，他們和財界要人，都有了『友誼』（如果這兩個字，這樣用法，是合理的話）。

然而，在『精神』方面，我們却聽到『軍部』要人，提倡着『武士道』，甚至他們和將校，都在敬仰着一個可爲自己模範的神。這位神，或許又就是武士道的唯一代表者。他是誰呢？即爲本書的主人公西鄉隆盛。

★

★

★

★

『武士道』這個名詞，我們很久之前，就知道了。可是，給他一個合理解釋的人，在中國，尚沒有。有人抄襲日本人的自語，說『武士道』即『忠君愛國』，這全是昧於歷史的胡說。武士道就是武士之道，武士只知用祿米來養活自己的人，不知道什麼『君』更何曾知『君』之上有『國』，而且，從歷史說來，武士道又多是『叛逆』之道。天正十年（一五八二），明智光秀，背主君織田信長命，馬首東向，盡渡桂川，後策馬揚鞭，告所率之一萬三千騎的武士曰：

『敵在本能寺！』

從而進兵刺殺信長。這是日本人最喜歡用口頭和文字來說的故事。降至德川時代，許多武士也是各爲其主而死，只知自己的藩公，何曾曉得江戶的將軍，而將軍自己的目中，又何曾知道京都僅有二十萬右的天子？

所以，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參謀部另把他自己在『十年』內戰中所捨棄的武士道，復

活起來，這更是帶着一副有色眼鏡的說法。

『武士道』的模範人物，在日本史中固然很多，而明治維新後則爲西鄉隆盛——或許至於金融資本主義統治的今日，還流行於日本領土之內。

所以，研究西鄉隆盛的歷史，可以鑑別今日日本軍部所倡的『武士道』和人人爭欲以『今之大西鄉』自命的精神教育，與本來的有何不同。

我相信，閱過本書的人，多少感到沒有一個現階段日本的軍事領袖可及西鄉隆盛——這算是『雖不能至而心然嚮往之』吧！而且今日『皇軍』中軍人的生活狀況，以及立身之道，也和西鄉隆盛們大不相同。自然這係由於封建制度末葉與資本主義文明行將殘落的必然差異。

★

★

★

★

西鄉隆盛們雖是日本人，而他們的行爲，在民族性每況愈下的今日中國，却值得我們去贊述。有許多或爲幕末的英雄豪傑，志士奇人，捨功名，捐富貴，隨着他們所敬愛的『西鄉

先生』走。走到天邊海角，不萌恨怨；走上斷頭台，也還是一副嬉容笑臉。沒有一個人，想做出賣耶穌的猶大，沒有一個人願捨棄他的『先生』而降。雖至刀折力竭的時候，以不甘受刀筆之吏，弄其文墨，從容切腹死，不辱平日『先生』之教。雖至垂亡之日，還忘一己之私，千謀百計，去保存他們所敬愛『先生』的生命。這些事實，在本書充滿着。

對這些的事實，應該多少可給現階段中華民國的國民，以多少的刺激。因為自一九二七起，如韓退之之所描寫：『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的人們，聞隆盛等之風，亦可以少媿矣。

★

★

★

★

西鄉隆盛生時的政治經濟狀況，本書是缺乏的，因為『江戸幕府編』的結論，可以補充牠。『西南』戰役結束後，西鄉隆盛之死的歷史代價，是什麼，本書中也僅僅指出，三菱家

致富的一點，其他留在『明治編』去論述。本書裏，敘述較詳的，是征韓論的破裂和出兵後轉戰至死的經過。這兩點，在後日『明治編』僅簡要地提及。

爲什麼會發生『西南戰役』呢？這是本書的任務之一。這裏不厭其詳地爲我們的讀者，指出牠的客觀意義。在日本，有許多寫隆盛傳記的人，多忽略了牠不是從個人的性格上來揮發，便是描畫出一副神的面容。對於他的『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的悲劇原因，多未觸及，即偶然說到，也多不關痛癢或近於表面上的觀察。

就是以『歷史家』名的德富蘇峯，近日在大阪，每日中，連載着西鄉南洲再檢討的論文，也是非常膚淺。一個人年近古稀了，寫了五十餘冊的近世國民日本史，還是隨着神話似的說教者走，把西鄉畫成如豐臣秀吉自命不凡的顏容。我們的『以文章報國』貴族院議員，對我們說，西鄉南洲的估評，正和觀富士山峯的景緻一樣，千變萬化而不窮止，可是西鄉之爲西鄉且使其所以爲西鄉者的客觀條件，並沒有絲毫的更動。人們儘管戴着有色的眼鏡作印度的盲者去看象，而象仍不稍變。

有許多材料，取自被人重視的伊藤癡遊著三大案的西鄉南洲，可是主要地方的說明，多出自著者的見解。白柳秀湖的作品，著者素來是尊重的，他雖帶着有產者歷史家的性格，而方法論的大部份，還無錯誤。此外，許多在『西南戰役』中爲西鄉而死人們的生卒年月，多由山縣初男陸軍大佐供給，應當致謝。

對於文體爲着存真的緣故，爲着簡於論述的緣故，語體和文言並用。這是沒有方法的缺憾。西鄉隆盛善詩歌，不能多所徵引，書翰如山，更未觸及；因爲現階段的中國人，還沒有那麼深入研究的需要，可是本書的此種缺點，著者本人也認爲遺憾。

學稼一九三六，一一序於上海

對於本書內容的指正，或關於印刷上的誤植，請教示爲荷。來函由書局轉交可也。

原书缺页

一〇	起兵與討伐	九六一—一〇七
一一	大山縣令與久光藩主	一〇八一—一二一
一二	歷史的說明	一二二—一四三
一三	西鄉小兵衛	一四四—一五四
一四	熊本的守將	一五五—一六〇
一五	熊本隊與協同隊	一六一—一七四
一六	熊本城的攻守戰	一七五—一八二
一七	田原坂血戰	一八三—一八八
一八	豪傑蜂起	一八九—二〇二
一九	桐野利秋	二〇三—二一二
二〇	長使英雄淚滿襟	二一三—二四八
附	年表	二四九—二五九

一 薩摩重寶

我大胆地說：沒有『明治維新』，也沒有今日稱雄世界之大日本帝國。

在一九三五年，教素來陶醉——值得陶醉——於『易姓革命』空氣中的『支那人』，去了解這個稱雄六大洲之上的『萬世一系』國家的國體；我以為不如教他們去明瞭『明治維新』的原因和結果。

『明治維新』的大業，伊藤、藤田遊舉出創造者『十傑』。有的日本歷史家從十位中重選三傑，他們就是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和西鄉隆盛。

可是，每一個『大日本帝國』的臣民，却不知道——應該說不承認——木戶和大久保。生於天保和慶應間的老人，一提起木戶，或許說他是幕末的劍客，是維新初的風流武士。